

## 邏輯思維，建安風骨：悼念劉殿爵教授

陳方正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

劉殿爵教授過去了，大家要我說幾句話，我覺得十分惶恐。因為無論從輩份、學問、與劉教授的親近，抑或對他的了解而言，我都是不夠資格的。當然，在過去二十五年間，我有幸和劉教授在中國文化研究所同事，得到他的指點和幫助，和他一起創辦了《中國語文通訊》雙月刊，更蒙他邀請我參加建立先秦兩漢典籍電腦資料庫，和編輯相關逐字索引，這都是緣分，也是我的幸運。不過，說來慚愧，由於學殖荒疏，精力分散，我對劉公實在說不上有多少拾遺補苴之功。反而，在棋枰上陪他以手談消磨黃昏，可能是我更有價值的貢獻吧。

記得有一回，棋局未終而天色已晚，房間裏面顯得十分昏暗，但他仍然半掩窗戶，又無意亮燈之意。我忍不住詢問緣故，他說小時候父親管教頗嚴，不許小孩打開窗戶觀望街景，所以習慣如此。想來，這當是二三十年代的事情了。劉公出身番禺世家，他的尊大人、叔祖、叔父和長兄等三代都好吟詠，馳譽香江數十載。然而，青年劉殿爵所嚮往和投入的，卻並非傳統詩詞世界，反而是西方語言學和觀念分析的世界，所以第二次大戰剛剛結束，他就遠赴英倫，到格拉斯哥大學攻讀西方哲學去了。

當時英國分析哲學盛況不減三十年代：羅素 (Bertrand Russell) 和維根斯坦 (Ludwig Wittgenstein) 兩位前輩大師仍健在，萊爾 (Gilbert Ryle)、艾耶 (A. J. Ayer)、奧斯丁 (J. L. Austin) 等新秀則銳氣正盛，各擅勝場。想來，他們思想對他的衝擊，當不在他經常為之沉醉的卡羅素 (Enrico Caruso) 和龐斯 (Lily Pons) 美妙歌聲之下。否則，日後他獨闢蹊徑，以那麼細密嚴格的邏輯思維，那麼準確純淨的文字，來考證、詮釋、翻譯中國古典的工作，就難以索解了。

陳寅恪概括王國維的治學方法為，以地下實物、異族故書及外來觀念這三者，來與舊籍遺文互補參證；他更認為，日後文史考據的途徑「無以遠出此三類之外」。其實，這三條途徑都在於擴充所用資料的性質與範圍，但劉公治學，卻是內在地吸收了西方學術的精神與方法，所以他運用的雖然仍是傳統舊資料，但所得成績，所

達境界，卻超邁前人，這恐怕是陳寅老當時所未曾想到的，雖然日後他自己也走上了同樣道路。

劉公生性淡泊，名利無所介懷，臧否人物不稍假貸，但觀看世界卻經常保持童真。有一回馬校長率領我們訪問北京大學，在圖書館看到珍本的《三遂平妖傳》，其中有用法術不停搬運柴米的情節，他立刻有所會心，眨眨眼對我說：「這不就是The Sorcerer's Apprentice 嗎？」他晚年歸隱，日常工作以外唯一感到興奮的，只是被邀請到北京觀摩當代圍棋高手雅聚，或者到曲阜參觀孔府，這類怡情賞心的事情而已。

劉公的魏晉風骨令人想起嵇康名句：「目送歸鴻，手揮五絃。俯仰自得，游心泰玄。嘉彼釣叟，得魚忘筌。郢人逝矣，誰與盡言。」當然，他對學問那麼認真、執著，無論得魚得意，恐怕都不會忘筌忘言；然而，他對古籍辨析毫芒的工夫，和《莊子》所說的那個匠人運斤成風，削掉郢人鼻上薄如蠅翼的白粉，卻又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如今劉公已經駕鶴歸去了，但他的學問，他的典型，和我們對他的深深思念，都將長久留存。

—— 2010年5月30日劉殿爵教授追悼會上悼詞